

由廣來滬
判決奉明
原洋奉盤
張濟神相
寓遠東二層樓
飯店百十三號
敬送西藏佛傳種子求財神符不要分文

張漁人



之所。主持旋應照辦。蕭終未嘗一定數矣。而一般爭權奪利者。至在行。再三面議。仍無暇日。最後乃不悟何其過耶。

（胡胡）

(2)

食其肉。安有地登瘠估諸。鬼曰曰唯隨奉命。大鬼小鬼來歸。聞王
橋上查點清。該死者有若干名。與其死於刀與兵。不若死以瘟疫病。
呵爾等計多可行。爾去勿違總得令。

八威迪仁家。來到葡萄溝一遊。我比他更喜歡了他。希望解脫些憂鬱。十七日上午八時半。我到黃君家。那時他已等我好久了。他這約登君就騎同往。所以便和我往遊登君。不告訴他。他便同往。於是便把去處。面談着。一面行者。約模十時半。已經到了說君之家。那廳裏。戴君已午飯告畢。穿着黑色短褲赤光景。已經到了說君之家。那廳裏吃好了飯。便由戴君引導。作葡萄

(朝)

一過了夏天。天氣終是很熱的。加之上海的寸金之地。一家人家。佔了三十餘個人。你知如此的熱天。叫他們怎能過去呢。於是有的到游藝場上去納涼。有的睡在馬路旁的水門汀上。有沒有的納涼之處。不得不如是呀。但是須知睡在水門汀上。是有礙衛生的。講到至游藝場裏去納涼。那是更非計了。你想一個游藝場。弄了這許多遊客。擠在一起。那裏還有可納涼呢。雖然有屋頂花園呀。小公園呀。露天影戲呀。略可納一點涼。但是終不免人聲嘈雜。納不着涼的。況且這等地方。不是地位狹小。便是有衆多不潔的氣味。加之遊客的吳聲豈豈。充滿于室中。則於經濟一方面。太覺有點不合了。倘自己已有包的。先生的納涼法。非但納不着涼。還只有加一點熱呢。若是照黑川秋水。那裏倒還可以叫車夫拖出去兜風呢。至於月旦先生的納涼法子。雖有比較好一點。但是從靶子路到靜安寺。雖乘了電車。大可以納涼。然而這一路的車資倒也要好幾十個銅子哩。況且電車到了站頭。就要下來的。豈不是費大錢而得涼少嗎。現在我所欲介紹的一個納涼勝地。說起來大家都知道。就是一——「法國公園。」——這個公園。以前是不公開的。惟有穿洋裝的。倒可以進去。現在確這個階級沒有了。無論何人。都可以進去。裏面的風景真是好極了。濃林森森。其奧陶陶。假山旁邊。瀑布飛飛。倚椅少坐。涼風習習。池旁閒談。其樂陶陶。每當月華如水。八九時後。一對雙雙。並肩情話。南面王不曾也。且又交通便利。車費低廉。我每夜九時後總是去的。從大自鳴鐘乘法界四路電車。至呂班路的勒非多路下車。車資不過八枚銅元耳。雙黃包車。乘電力的更非多得了。書到此。不宣。

8 樓

近人絕句。膾炙人口。有以氣勝者。有以辭勝者。有以味勝者。有以韻勝者。如夢文義人曰散草堂詩云。「人日殘梅作雪飄。出城猶酒金盞遙。無端杜老同心事。四海風塵萬里橋。」丙申年正月十七日發。題詩少至牛牯云。「牛牯春波淺漲時。武昌有柳已成絲。東來溫風春無效。西上陶桓抑可知。」雄渾之氣不嫌抗也。四月下旬過崇汝訪牡丹花已殘云。「一夜狂風驟颺殘。東來皇恩是護持。不識東宮元煦範。如題如君獨自看。」按此詩乃文襄奏別入都近侍楊執中作云。過春都吊袁漢雲云。「鳬雁江湖老不村。百年世事不勝哀。宣武臺下青楊樹。曾見傳杯續畫來。」哀傷之辭。不忌緩也。沈乙庵先生雜題三首云。「橋東乾落柳絮黃。洪雪斜日濁東門。秋心總在無人處。坐看柳青沒野橋。」江州草底蘆花紅。江上女兒黃苧衣。漁家秋冷帆西渡。野鴨作鵝南向飛。」蘆花紅之味。不厭諷也。樊楚山題懶坡旅店壁云。「野色蒼蒼陌上塵。秋來長是繫胡塵。」三月更黃於柳。愁緒滿南窗。西人。一草一木之類。不勿復也。

明嘉靖間。獨落露省有倭患。當時嘉定雖屬蘇杭。而城郭未修。全受威脅。現猶有大江之濱。距海口亦近。倭寇侵掠無常。官軍與戰不利。無則避其鋒。既吾是制。時有嚴氏兄弟。大歸末年成大將大郎者。雲山黃姓里人也。皆路提督職。樺樹鄉里。先後位道。都司馬任畢忠憤奮滅賊。待五大喜。五人亦皆以死報。先度後立。奇功四最多。稱值軍兵倭侵之報而去。既任亦去。官當落。命黃某。素練五人。且盡其功。獨勇無不法。以永建績。誠獨。初嚴翁無子。歸於島中。之神。已而連舉五子。邑父老四。五人者皆烏頭降生也。

我

船勢沉重。路一傾側。湖水就會從船沿滾滾流進來。去年秋間因此傾覆了船。顛斃了一人。整處因此限正每船不得超過十人。免之再出危險。但日久玩生。舟子又多恃容人。觀禁令如弁髦也。

記得昔曾作的一燈「南來郡城之垓州一葉。舟說來時有買秋經在瓦港中造了」種特製的船。叫做府車輪。裏面裝有輪子。用脚踏著。船行

。 。 當 今 。 四 。 歲 牛 類 亦 不 僅 利 國 且 亦 利 民

程詠秋此次應香港太平戲院之聘。與郭仲衡葉海外露歌。茲接各友來函。稱刊於此。俾留心程郎者得安慰也。

程詠秋到港演戲。已經一連幾晚了。可是臺腳之冷淡。事實上無可諱言。故此水和公司情願減價賣座。希望招徠顧客。誰知爲着風雨。把市面的電車。斷了交通。太平的戲座。弄成淨園。竟至因而輟演。有人說。現在不港的市面。與前不同。雖是程詠秋來港的主要原因。據我判斷。這不過是皮相之談。其實臺脚旺否。何嘗與市面有什麼關係。老實說。香港是個極淫靡的社會。便是一般自命道學家的先生們。誰不向暗中尋求他們性慾上的需要。詠秋既不是李雪芳。碧雲龍那一類嫵好的女子。而且所演的又是優美節烈的莊劇。覺之自命研究國劇的人們又不肯將南北曲的唱工做工。逐劇加以精詳。爲之比較優劣。介紹社會。焉能引起一般香港聽曲家的注意。假如詠秋是個花衫。所演的是黃鳳翔「打花鼓」和「海潮」那一類的戲曲。那怕戲飛漲至十元。怕不天天滿座呢。（報告一 天天）

到太平戲院看京戲者。人人皆注意於程詠秋。程伶一出。則萬頭攢動。爭觀丰儀。覺坐位雖臺稍遠者。必走近臺前。遍詳諦視。於心始快。余之嗜劇。與人不同。所賞識者。亦與人異。程伶之藝如何。余於程伶登臺之第一夕已嘗言之矣。余觀京劇。尤注重軀生。故賞識程伶外。郭伶亦爲余所欲賞也。仲衡引阮簡齋而宏朗。清亮異帶。其於尖小細碎之間。或有脫略處。然腔調自然。向不失老生之精神也。其扮演失意英雄。聲淚俱下。李陵降。武家坡。二進宮。諸戲。尤爲其所擅長。顯曲者當注重音韻。網辨其聲之抑揚頓挫。合於節奏與否。不在乎衣履之華麗也。惜粵人不諳北曲妙處。應喝采而不喝。余每爲郭仲衡叫好。與余同聲相應者。僅爲少數之外江人。粵人隨之。或斷或續。不諧一致。轉覺笑叫好之真意義耳。（報告一 華夫）

今夕程詠秋演鼎隱娘傳。隱娘爲中國俠女。以劍術名。功成不居。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。聞詠秋初排此劇時。有北京武術名家。以劍法傳之。故程郎之舞劍。極有精彩。事蹟亦穿插離奇。不落尋常窠臼。唱詞出羅公手筆。哀感頑嚙。愛而有情。以隱秋之天賦佳嗓。唱來當能動聽。又聞太平戲院。連日因狂風暴雨之後。交通阻塞。道路泥濘。故於初十一兩晚停演。聞該院今晚照常開演云。（報告二 白圭）

今夕所演之奇變會。即粵劇之李奇嘆壁。桂枝寶狀。但其中橋段。表情。皆與粵劇有別。程郎飾桂枝。王又堂飾趙龍。秦張奎飾李琦。曹二庚飾蔡子。程去桂枝。扮相端麗。舉止穩重。獄中訪父一段。做唱並佳。哀憐之情。溢於眉表。趙龍寫游狀一曲。嗓音清亮。行腔婉轉。李奇扮相老蒼。尤爲難得。全劇線索。無理可摘。其唱工之繁。當在紅梅傳鼎隱娘傳諸劇之上。有周郎者。當亦以先睹爲快。（報告四 陳公）

二

我，只混國。『君和』是恨相熟。有錢發他欠着。所以吃的點心錢。沒有付去。就在欠帳上除去。我們再到茶館裏來不多時。便有黃君的胞兄楚雲來了。待他吃了點心。勸我們一問回去。我們自舊青浦回來時共有五人。走到了嚴君的寓所。便少了一個嚴君。走到了陸君的寓所。又少了一個嚴君。走到了黃君的寓所。更少了一個嚴君。只剩一個嚴君。那裏已閉了。我一個人在黑暗中回到家裏。長吃了無覺。竟睡去。

大哥哥死說道：「兄弟去

余鄉。有一家姓閻。有四兄弟。最小名玉。性最謙。諸兄皆不及。邑中皆稱爲小神童。性甚滑稽。專喜作十六字箴。昔年九歲。和三個哥哥。同到北京去讀書。途次頗

十六字詩

(水慶)

1

文筆旖旎。尤多於情。時陸素
翦校書。因病謝世。客挽以句
云。「此情與我何干。也來哭
哭。」祇爲憐靜命薄。同是惺惺
。昔楊蘭官校書。亦無個名花也
。醴醴高張。稱盛一時。宋楚
曼花難折。玉殢香銷。某君
字南溪。挽以聯云。
「楊花去不歸。魂銷北里」。
「幽挽泊何處。愁鎖南溪」。